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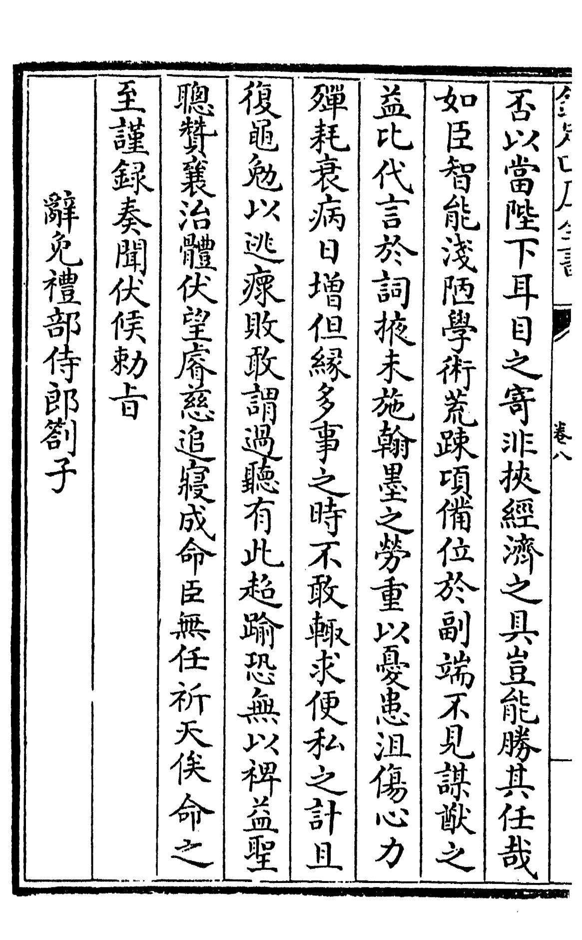
毘陵集卷八

宋　張守　撰

劄子

辭免御史中丞劄子

臣今月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御史中丞日下供職者聞命震駭不知所為竊以天步艱難國勢微弱將驕卒惰外侮内陵痛繩之則人心危而有携解之憂緩治之則人心殆而有陵遲之患乃於是時獻可替



否以當陛下耳目之寄非挾經濟之具豈能勝其任哉如臣智能淺陋學術荒疎頃備位於副端不見謀猷之益比代言於詞掖未施翰墨之勞重以憂患沮傷心力殫耗衰病日增但緣多事之時不敢輙求便私之計且復黽勉以逃瘝敗敢謂過聽有此超踰恐無以裨益聖聰賛襄治體伏望睿慈追寢成命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辭免禮部侍郎劄子

臣今月二十七日上殿奏事緣為心氣耗弱舉動忪
悸久在言路無所裨補陳乞外任或宮祠一次已蒙聖
慈特賜允許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禮部侍郎
日下供職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學問荒淺志
力衰疲而乃養痾艱難之時尸祿論思之任又況春官
之要貳卿之重豈臣病瘁可以冒居伏望聖慈矜憫檢
會前奏施行以安愚分臣不敢供職無任祈天俟命之
至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因陛對具奏乞除外任或宫觀差遣蒙恩除禮部侍郎日下供職即具劄子辭免及乞檢會前奏施行未奉俞音竊念臣猥以庸虚誤蒙親擢每思竭盡以報恩私而愚不適時言無可採兼以舊有怔忪之疾自去冬撫諭東京當道路榛梗之時屢遭驚劫偶獲善還突未及黔庖踵南渡人馬散失徒步逺行饑寒憂傷心氣益耗至今一事經心則或達旦不寐多故之日每懼曠瘝

取進止

乞罷政事劄子

臣猥以庸材復陪大政行閱歲律蔑著事功孤負恩私莫知稱塞雖夙夜黽勉訖無補於秋毫而臣血氣久衰入秋加甚舊若肺疾喘滿間作兩脛酸辛拜伏無力兩目昏眩瞻視極難冒寵不言有慚清議欲望聖慈垂哀十年帷幄之舊俯從愚懇解罷政機除一在外宫祠差遣臣無任虔祈懇切之至取進止

臣孤外之蹤向蒙簡記復貳政塗備位踰年無補毫髮加以素抱羸疾老益衰殘自秋冬以來屢陳危悃冀釋重任仰荷慈憐曲垂訓諭許過防秋俯從臣請今則春候向暖疆埸稍寧敢瀝愚衷再瀆淵聽況臣舊所苦疾比冐大寒又復發作兩脛酸楚拜伏甚艱兩目昏花省閱尤苦大懼顛沛上玷恩私伏望睿慈許罷政事除一在外宮觀退伏田里以畢餘年臣不勝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臣病衰自列備罄悃詞眷禮尚優未頒俞旨伏念臣姿既凡陋身復尫殘還陪政事之邇聯徒駭歲陰之再易匿瑕藏疾仰荷聖恩尸禄素餐久妨賢路況乃邊烽不警行闕粗安顧微臣進退之間不繫朝廷輕重之數願回淵鑒俯徇丹誠伏望聖慈檢會兩奏劄子除一在外宮祠差遣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之至取進止

第四劄子

臣比三具奏乞罷政事除一在外宮觀眷私未愁尚閟

具奏乞在外宫祠初十日又奉詔書所請宜不允者伏念臣齒髮早衰筋力難強區區愚悃具載累章伏望天慈俯從人欲僉除臣在外宫觀一次以便養痾則天地父母生成之恩不是過也干冒宸嚴俯伏待罪無任祈懇迫切之至取進止

乞罷政事劄子

臣迂踈不才加之衰病妨塞賢路招致煩言比瀝肺肝仰瀆淵聽尋蒙遣使宣押隨班起居温厚之言曲加存

雖其誕謾已蒙聖察至謂屋大柱小難以勝任則臣非才頗亦允當強顏尸禄終恐招致人言欲望睿慈罷臣政事改授賢能俾養疾於外祠庶少安於公議臣無任祈懇迫切之至取進止

乞罷政事劄子

臣早來具奏以衰病日昏乞罷政事伏蒙聖慈兩遣中使至臣私第宣押都堂治事仰戴恩渥感極涕零伏念臣孤陋惷愚誤被簡眷閱日既久罪戾寖多比緣病衰

請者恩隆命重感涕難勝伏念臣久此叨逾迫於衰暮
玆獲善罷仰沐殊私至於列職秘殿之崇增衍爰田之
富已極榮耀不敢固辭惟是假守大藩寵加峻秩尚有
危懇敢冒昧言之臣本以疾病匄閒覬親藥石而千里
之寄責任匪輕艱難之時不容卧治欲黽勉自效則無
勿藥之期若優游卒歲則失共理之責所願暫歸林壑
閉户養痾庶幾他日小瘳別圖報効若乃大臣出入遷
官雖見於祖宗故事而近年以來絶不復有況臣凉薄

貳政罔功冒此峻除懼拾物議伏望睿慈保全終始所有轉左通議大夫知婺州恩命特賜追寢除一在外宮觀取進止

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轉兩官加食邑知婺州

劄子

臣五具奏乞罷政事除一在外宮觀今月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左通議大夫資政殿大學士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知婺州者聞命震驚罔知

所措臣比緣被病力匄投閒屢干咫尺之威大懼再三之瀆叨蒙全度獲解煩機而乃還秘殿之隆名進文階之顯秩分符大郡衍食真租皆非衰謝之餘敢冒寵綏之渥必貽顛覆上玷恩私伏望聖慈俯察衰蹤追還成命俾退司於祠館以養疾於田閭庶幾愚分少安羣言允穆臣無任激切之至取進止

貼黄

臣伏蒙聖恩令臣候朝辭日不隔班令閤門引見

上殿緣臣已罷政機不敢久留欲於十四日先次

朝辭上殿取進止

辭免除知洪州劄子

臣伏蒙聖恩除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尋具奏辭免續準御前金字牌遞到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令臣疾速起發前去之任臣契勘南昌上流古稱重鎮非才術足以辦劇德望足以折衝則何以撫寧一方上寬憂顧如臣凉薄衰病不敢愛惜餘生儻或上誤陛下寄

委則死有餘責區區誠悃具載前章再念臣災禍之重前月末一兄喪亡積憂傷心氣血益悴未能仰遵聖訓兢懼隕越言不能敘伏望慈哀檢會前奏施行臣無任瞻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辭免知福州劄子

臣昨蒙恩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候朱勝非到發赴行在尋具懇辭奉詔書不允臣以犬馬之疾再具奏乞一在外宮祠未奉指揮已再具狀申都省外今準進奏官

報已除臣知福州臣仰荷慈憐俯加器使多事之日豈敢辭難但臣本以衰遲不堪劇務力求閑外以便醫藥豈謂鴻私未憖復補帥藩況於七閩稍遠行闕冦難方靖民力未瘳海道防秋責任頗重宜得豪傑上寛顧憂豈臣衰疲可以倚辦不惟恐誤國事亦於私義未安不免披訴悃誠上瀆聰聽伏望檢會前奏追寢誤恩除一在外宫觀臣不勝懇迫之至取進止

貼黄

臣於今月十三日已交割職事與朱勝非訖見在
紹興府城外聽候指揮伏乞睿照
乞張鋭改除一郡劄子
臣伏覩聖旨除張鋭知常州雖係兩浙制置使韓世忠
奏差然臣承乏樞府預聞政事鋭乃臣族叔而常州乃
臣鄉里臣與世忠雖昧平生而鋭亦非近屬竊恐清議
不能無疑必謂臣私於宗姻以芘其鄉里不特於私義
未能自安亦恐於公朝不能無累欲乞聖慈改差鋭一

別州軍差遣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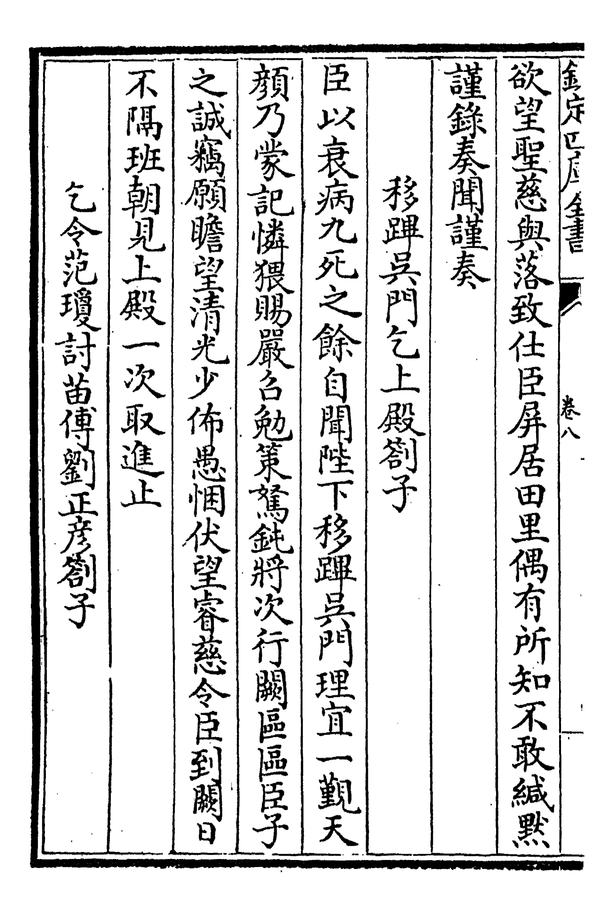
乞録用曽紆劄子

臣訪聞三月二十七日諸路勤王檄至湖州知州通判與寄居官葉夢得賈安宅曽楙等議猶豫莫能決曽紆奮然起曰此逆順之理甚明夫復何疑促令張榜用建炎年號議遂定紆又令本州枷禁苗傅取軍器人令湖州守倅皆被賞典而紆首明大義理宜褒録兼契勘曽紆故宰相布之子臣雖不識其人採聽公論皆言風力

敏强有可用處雖少年跅弛嘗絓吏議閒廢已久方今多事人材難得之時使為監司守臣必有可觀欲望畧賜旌賞量材錄用取進止

乞落丁駿致仕劄子

臣伏見右承務郎致仕丁駿昨任建康府上元縣主簿到官未幾致政而歸恬靜安貧不改其操學行吏事皆有可觀今年方五十四歲心力克壯並無疾恙若俾復從祿仕不惟可以崇廉退之風亦見聖朝無遺逸之士



欲望聖慈與落致仕臣屏居田里偶有所知不敢緘默

謹錄奏聞謹奏

移蹕吳門乞上殿劄子

臣以衰病九死之餘自聞陛下移蹕吳門理宜一覲天顔乃蒙記憐猥賜嚴召勉策駑鈍將次行闕區區臣子之誠竊願瞻望清光少佈愚悃伏望睿慈令臣到闕日不隅班朝見上殿一次取進止

乞令范瓊討苗傅劉正彥劄子

臣伏聞苗傅劉正彦在嚴衢之間大肆猖獗道路之言謂王師小衄將官王夜叉戰没審如所聞亦不可忽蜂蠆有毒理宜濟師側聞已遣周望為制置使將兵前去竊恐周望不曾用兵兼人數不多未必可恃今聞范瓊將兵十萬已到衢州常山縣乞陛下親降御札慰諭范瓊委令措置捉殺二賊齎賜茶藥以安其意庶幾可以責辦如有可採乞速賜施行取進止

貼黄

臣又聞范瓊昨在淮西嘗作書徧告鄰郡辯壽春之事非部曲作過乃本府兵自為亂觀此亦有畏義之心今瓊之來必以苗傅之事勤王因而奬用必能効力更乞睿察

乞赴闕奏事劄子

臣蒙恩除知紹興府迫於病衰兩具辭免伏奉詔書及聖旨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臣已恭依聖訓力疾前赴新任伏念臣一違軒陛再閱歲華惓惓之義切欲一望

清光及奏稟新舊職事伏縁元降指揮限三日之任仍具起發及到任月日申尚書省臣恐稽違期限不敢陳請已自衢婺州前去交割職事外欲望睿慈許臣到任後畧赴行闕奏事取進止

乞措置捕戮李成劄子

臣聞善醫者先治其腹心之疾而後及其四支李成之在泗州腹心之疾也成於諸寇最為桀黠今雖招安訪聞擅自出兵攻犯楚州若更置而不問則淮南非吾有

也淮南非吾有則江左豈得奠枕而卧乎道路之言或謂李成已為金人之用雖未必然理恐有之將來秋冬敵騎南牧而成為内應則為患豈止淮南而已哉去年朝廷遣劉光世擊之獻捷奏功推賞雖厚李成今日反更猖獗則光世豈得泊然不以為念也欲乞睿慈再委光世措置捕戮使終其功然李成賊徒不少光世恐未能決勝今聞杜充將至若閒道諭之使與光世腹背進兵又使王瓊為之援則李成之衆易滅伏望睿斷早賜

施行庶幾不至養虎遺患實社稷之幸取進止

又

臣竊見朝廷紀綱未立威令不行將士惰驕盜賊猖熾乃欲制禦四方其不可豈不明甚李成近在泗州前後叛服不常最為桀黠名為附順實肆姦謀非他賊之比也今聞舉兵輒犯鄂楚其包藏之意已復露見不可不討者有五臣試為陛下陳之成謂泗州形勢要害為咽喉之地故必欲得之則其用心固可知矣朝廷不得已

而授之遂據要害扼吾咽喉不可不討者一也昨者亮之破宿州實出其謀聲言亮叛自行襲逐而實助其虐然猶鼓行而西不敢南牧今據淮堧遂逼行在畧無忌憚之意不可不討者二也或謂姓名合於圖讖或謂相貌異於常人脫或乘吾微弱之勢逞其窺伺之謀不可不討者三也或謂金人已與之通許以淮南授以封爵審或如此秋冬敵至與為道地則吾中國豈復枝梧不可不討者四也防秋在邇淮南為要衝而賊盜未除何

所設備治兵積粟成必沮撓不可不討者五也有此五事使其未叛亦當圖之況其跡狀已著可復緩乎或謂彼衆我寡未能必捷臣以為不然師以順為武以直為壯在和不在衆顧所以用之如何耳朝廷昨遣劉光世擊之奏功甚衆第賞甚厚今日之事光世當任其責儻或光世兵少不能辦此賊則朝廷亦當悉吾重兵北結杜充併力翦除又況此去淮甸不過數舍固非勞師以襲遠也翦滅此賊然後一意以防外侮庶幾宗社可保

而中原可復伏望睿斷早賜施行取進止

按發將官周勉劄子

契勘本司昨縁撫州崇仁縣管下未獲羣賊傅念五等作過本司遣發修武郎湖南安撫司統領官周勉將帶軍馬前去措置招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勉會合本處敦武郎兩州都巡檢張師顔等分頭討捕周勉下官兵與將兵土兵相遇其將兵土兵認得係周勉下人兵遂復回轉其周勉下人兵便將弓箭施放迎敵其將

兵士兵言說都是自家人不須如此其周勉下人兵不從所說一向趕殺被傷人數不少又差使臣孫成等四人將兩州都巡檢張師顏擄拽溪內有忠訓郎城南巡檢竇全當時前去勸諫亦被傷手指其撫州通判趙士原已將被傷軍員吳臻及土兵符照等驗下痕損訖本司契勘周勉身為統兵官出兵以來未曾立到功效却將土兵吳臻符照等不聽分說趕逐傷害巡檢亦有傷損顯屬暴橫理宜畧示懲戒本司除已將周勉罷統

領官拘留聽候朝廷指揮外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

奏為本司遣發修武郎湖南安撫司指捕盜賊統領官周勉在撫州崇仁縣輙將兩州都巡檢張師顏下將兵趕殺傷損奏聞伏候勑旨

論平江府災傷劄子納都省

契勘本府昨放過災傷六萬六千三百九十石有零近據運使朱郎中到府牒委通判別行委官檢視及差湖

州支使前來本府通判請到五縣知縣據逐官申所放
災傷續據人户投狀稱復得熟及誤放過苗米共計一
萬三千六百五十三石有零廿認送納其尋體訪前項
災傷各係積水去處從來不曾開闢苗稅遞年止作係
災傷放免今歲雖是豐熟其積水去處元不曾耕種本
州及五縣官吏見上司別差官重行檢視緣已係歲終
無由驗實慮所委官觀望回申致被罪責遂且以人户
申復得熟量認數目應副上司其竊見今歲緣一熟之

後糴買數多人户輸納已見費力下户已多逃移今年所認一萬三千餘石必致數率人户送納顯屬騷擾其米一萬三千餘石於朝廷不繫多少而在一方利害甚重欲望矜念本府糴納數多人户不易特與蠲免追納設或所放内有不實緣於法許人告首罪賞至重將來或有告訴其當時檢放官吏自可依法施行

小貼子

朱運使所有必令諸縣量認數目蓋緣朝廷止憑

朱運使申請故劄不覈實而朱運使為已申陳故

不敢以實有災傷再申朝廷伏望詳察施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毘陵集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嵇承羣

謄録監生臣吳壽康

毘陵集卷九

宋 張守 撰

奏狀

論增置教授狀

右臣伏見六月二十二日聖旨復置教授四十餘員仰知睿明留神儒術雖在軍旅不忘俎豆之意然採聽公議未能無疑恭以國家自遭兵變二聖播遷鑾輿出狩兩河之地已陷于敵西京關陜尚為敵據邊亭無卧鼓

之期潢池有弄兵之警征役守禦遠近騷然行闕防秋當在朝夕雖講畫焦勞廟謨深祕四方萬里不能戶知但見詔音增置教授必謂先其所緩後其所急此不可者一也崇寧以來蔡京用事舉天下嘗置教授矣餼廩所出不可貲計其所以教養成就之才亦未見其愈於昔也宣和之末卒無救於禍亂方今痛懲往謬急所當先覆車是遵貽笑後世此不可者二也或謂士人猥多無闕可授姑欲以此撥遣滯留臣聞為官擇人未有為

人而擇官也況兹多艱理宜省併冗員裁節浮費縱使未暇豈當復增況得禄私喜不過此數十人爾彼竊議而解體者不知幾千萬人此不可者三也師儒之官要在遴選近制改科叅用詩賦後進習經懵不通曉若取兼習詩賦可為人師者誠恐今日未易多得姑徇一時之求以失四海之望未見其利此不可者四也其間借有試中教授之人數固不多自有祖宗以來舊置教授窠闕因以除授誰曰不然昔叔孫通歸漢弟子百餘人

無所進莫不疑之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其後漢業既定禮儀既成拜為奉常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諸生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蓋因時制宜先後緩急古今不易之道也今陛下方居漢高之馬上而公卿大臣豈當出通下哉伏望聖慈明詔大臣追寢已降指揮候軍務平定日取旨施行天下幸甚取進止

再論

臣近嘗具疏論列復置教授事未蒙施行臣竊謂學校建官固為美事但無事之日教養士類粉飾太平稍多何傷在於今日誠恐未可所有利害曲折已具前奏臣又聞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堯舜之智不徧愛物急先務也故雖堯舜之聖必度緩急之宜而有為也陛下上法堯舜以圖治功時當艱難理有先後尤宜因時乘理以求所急顧茲防秋在候選將練兵扞外治內

孜孜汲汲如救焚拯溺而乃增置教官數十員何異適楚而北轅救頸而引其足邪今謂士人多聚東南舊任試中及合差之人差除不行因設官以與之臣竊以為過矣夫試中之人數目甚少舊所有處亦可除授若為舊任者多則自行三舍以來曾任教授者不可勝數也若謂合差之人多則不過及此四十餘人耳此數十人雖喜於得禄其間粗有知識者固未必以為然也又況所不及者邪方其無闕之可授則人固息於僥求及其

有關而不及則人必懷於怨望利害得失固不一端况崇寧以來設官冗濫無非徇一時之求也卒致財殫力屈强敵内侮貽陛下今日之憂若以為教授可復則崇寧以來汎濫煩冗官何憚而不復乎伏望聖慈檢會前奏亟賜寢罷

乞付告事人下御史臺狀

右臣伏見自崇寧以來外則姦臣擅政内則閹寺弄權相為蔽欺以亂主聽卒致禍敗宗社幾危陛下纂承親

見既覆之車深懲不遠之鑒勵精政事固宜內外臣寮洗心滌慮精白以承休德而欺罔之風猶未丕變近者

特降聖旨為剩員高貴𠮟稱呂源行下收買竹木搭蓋席屋出賃等事令御史臺體究本臺按驗並無實狀尋具奏聞乞降下告事人姓名追呼照對奉聖旨高貴疎放告事人並不追呼臣竊謂此事上聞宜有所自致煩

特降睿旨付之有司實賴聖明燭見事情乃加考核設或不付有司便行典憲則一呂源固不足惜人或謂陛

下之聰明可欺陛下之命令輕出陛下之賞罰失當一舉而三失之所以累聖德者豈細也哉夫以陛下英睿天縱而臣下猶敢誕惑如此則罔上之心可以按見使其得逞則變亂是非以白為黑將何憚而不為伏望陛下特詔有司如係朝廷之上得於告言則誣告之律固當舉行如緝捕人直達聖聽則罔上之誅不容恕免欲乞聖慈檢會本臺先奏事理降下姓名以憑核治庶幾防微杜漸使小人有所懲戒而欺罔之風息矣謹錄奏

聞伏候勑旨

論資考闕陞狀

右臣伏覩臣寮上言京朝官並替成資以二年為任蓋以權一時之宜少慰留滯失職之士也然於資序不可不正祖宗以來京朝官監當兩任而陞親民親民兩任而陞通判通判兩任而陞知州守倅而上多由堂除則多替成資知縣而下皆由銓部則皆替年滿故知縣而下必兩任六考而後闕陞也今若率以兩年為任則纔

及四考便可闕陞而資序暗陞爲患實大何以言之今
朝廷吏部每以知州通判闕少差注不行而爲知縣者
盡替成資而來則闕陞者必多闕陞者多而無闕與之
將復有留滯之歎矣臣愚欲乞知縣監當雖以二年爲
任並須兩任以上實有六考方許闕陞如有可採乞賜
睿旨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辭免萬壽觀申都省狀

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某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仰荷

聖主簡記之私朝廷收拾之意宜不復有辭重念昨忝
政途以疾得請曾未數月起以近藩而自領郡以來所
苦增劇加之煩暑引飲過多兩目昏花不能久視兩脛
酸弱不能久立精神憒眊日就衰殘已嘗具奏乞外任
宮觀今者伏蒙畀琳館之優閒陪金華之講讀日奉朝
請不勝寵榮但以病軀不容勉强若復貪冒必致顛隮
伏望敷奏追寢成命改授外祠除已具奏辭免外須至
申上者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再辭免奏狀

臣伏蒙聖恩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尋具奏乞改差一在外宫觀今月十六日奉詔書不允臣仰戴大恩不知所報固宜祗承明命力疾造朝然臣迫於不得已不敢避再三之瀆以祈哀憐伏念臣本以病衰退休祠館曾未累月起臨大藩屬緣促迫啟行不敢再三避免尋閧

睿訓亟勉到官而視事以來日加衰茶其詳已具前奏不敢重復上凂宸聽况殊庭經幄職事清優儒者至榮

非不貪戀實以筋力難强不容俛嘿偷安伏望陛下推天地之德父母之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宫觀歲月之間休養復平别有使令敢不竭盡犬馬以酧恩遇臣不勝祈懇迫切之至取進止

論罷翰林圖畫局待罪奏狀

臣以孤遠一介誤被簡知擢登言路艱難之日固思捐軀自竭以報異恩每侍清光數奏之際屢蒙奬納則臣凡有見聞豈宜緘默𠃔因論翰林畫局事竊聞言者謂

臣與郭康伯為親戚因其欲賃此屋遂奏疏論列臣雖至不肖備位言責豈敢輒緣私親遂指為朝廷之失乎乃致上煩陛下付之有司體究情實震悸惶惑不知所由臣竊自念風聞言事固或得於親舊設或康伯與臣有葭莩之故則臣遂無所逃罪偶幸康伯素非姻婭然臣受知於陛下而付以耳目之寄識闇才劣不能仰稱任使遂致有黨親之疑覊實於有司上辜陛下耳目之寄臣何顏面復厠朝列伏望睿慈早賜竄謫以戒狂妄

臣現以疾病在假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錄

奏聞謹奏

辨正薛昌宋違御筆罪名狀

右臣今月初六日據朝散郎薛昌宋赴臺投狀叙述宣和六年中監左藏庫為步軍司例物事斷違御筆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寘為非辜乞敷奏改正者契勘臣昨來備員察官輪當推勘上件公事具知本末其戶部左藏庫先於宣和六年閏三月內奉御筆限兩日

支步軍司廂軍例物本庫已依限據已到支帖盡數支訖外有其餘數目未有支帖到庫無憑照支其步軍司何濰便作本庫不支申奏畫下御筆送臺推勘尋根勘得所支例物限内樁管並足依法候見支帖方合支給所有户部左藏庫即無違御筆事迹止坐有失申催支帖情犯約係杖罪具案奏聞下大理寺初亦約定杖罪其後忽作違御筆處斷寔與元勘情法輕重畧不相當蓋緣是時内侍梁平先總領左藏庫朝廷惡其擅權不

法罷平總領平無所發怒因以償怨雖大理寺兩次定作杖罪並令退換又令梁平覈實遂皆坐違御筆之罪朝廷灼見非辜當年五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令大理寺根究仍令步軍司具析既係未曾給降支帖因何元奏內稱係未支數限一日具析聞奏纔行遣間又奉御筆免勘疎放於是命官追削者一十八人吏杖脊者七人惟戶部侍郎王義叔獨免除名即復差遣外其餘雖累遇大霈稍已牽叙而無辜之寃終未昭洗臣竊謂違御

筆為大不恭大不恭為十惡立法太重靖康之間臣寮
固嘗論列廢罷又況初非違犯止以一時小人弄權而
詔獄成案一切不用誣以十惡濫孰甚焉是時臣雖作
勘官目覩其事不當言責無由論奏臣今待罪言路仰
當陛下明燭幽隱宣達下情之時深懲前日閹寺撓法
之弊不容有寃抑不伸此薛昌宗詣臺雪訴臣既知之
豈敢緘默欲望聖慈將一時被罪官吏特賜改正仍理
元斷月日更詔有司似此之類並令檢舉改正施行庶

幾究濫獲伸感名和氣仰副聖明欽恤之意謹録奏聞

伏候勅旨

再乞罷言職求外狀

右臣近緣論翰林畫局事或謂臣與郭康伯親戚蒙付

有司體究尋具奏乞賜竄責今月九日准尚書省劄子

奉聖旨體究得臣無罪令疾速依舊供職者仰惟大恩

莫知報稱廹於私義尚敢瀆煩伏念臣誤辱聖知叨居

言責當明主焦勞于上實羣情竭盡之時居多妄發之

言數冒蓋高之聽仰日月之必照每示優容質鬼神而無疑敢懷阿比覬少裨於盛德知自効於孤忠不謂憃愚乃貽謗讟期逞中傷臺諫之計遂忘欺罔君父之嫌上煩睿察蹔寘於有司退省孤危措躬而無所非因辨正豈得保全由臣素望不高周身無術備員六察亦既數年代匱副端已踰半歲精神疲於智慮之不敏罪戾積於仇怨之寖多職當糾於官邪身自貽於吏議雖丹書幸免寧無竊鈇之疑而白簡仍裁終有吹虀之戒復

將就列何所寄顏況臣災難相仍疾病頓作已寬百謫

豈遑自為安便之圖正屬多艱誠恐上誤使令之意儻

蒙矜貸未忍竄流欲望睿慈止罷言職改授在外合入

差遣庶下安於愚分亦旁弭於人言益誓糜捐以酬造

化臣見在病假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狀

回汪相公遠迎狀

伏以四牡騑騑久涉川途之遠三台兩兩行瞻次舍之

光父老駢迎江山改觀恭惟某官望高閎鉉勲著旂常保佑潛藩成五龍之夾日贊襄清蹕竦八柱以承天久避地於炎荒寔簡心於丹扆尚𧶼濟川之舟楫暫適高懷行聞鼓物之雷風亟還舊弼某曩竊依於陶冶茲喜奉於光塵候館已虛尚幸飆韋之末竭前旌俯届莫諧弩矢之先驅敢謂撝謙首勤華問感銘之切敷叙奚殫

又回鄭侍郎遠迎狀

阻奉晤言恍迷歲月遡聞殊用大慰簪紳正從稾之清

班洗沉僚之永歎伏惟其官才華廊廟之具器業邦家之光屹若老成表於朝著躋榮武部方有賴於論思將命朔庭復暫勤於行役顧衰殘之屏處望聲采以非遥莫遂披瞻過形問勞方際霜風之厲益調嗧餁之和速返旌旜上符旒扆

回知建州魏龍圖狀 魏時自饒州引嫌易建

輟烏臺之南榻增重藩宣兼龍閣於西清式昭睠遇拜恩易地諏日下車伏以某官藴識高明受材英敏片言

悟主應龍飛天而雲霧來正色立朝猛虎在山而藜藿

茂勉從懇請暫寄承流行即迓於賜環諒不容於暖席

政途聯事久聞婉畫之優江國避嫌行遂賓鄰之託敢

圖謙德先辱榮函欣感之懷敘陳罔既

回知常州鄭右司狀

伏審輒從宰屬出領侯邦兼榮册府之清華增重行朝

之屏翰已頒條教第極歡悰伏惟某官學問淵深器資

凝遠蚤擅縉紳之譽寖結冕旒之知冠豸霜臺已想聞

於風采含香蘭省復詳試於猷為旋陞宰士之要途宜
即從臣之峻列勉從懇請暫寄藩宣地俯控於江淮政
資備禦人曩經於寇盜尤賴拊綏佇覲報政之成即有
賜環之寵某分符在遠阻修桑梓之恭視印云初竊聽
袴襦之詠先蒙問勞第極感銘

回知常州陳檢詳狀

奉祠宮之香火病卧漳濱瞻刺史之麾幢喜依河潤塗
詠何來之暮人爭快覩之先伏惟某官學以躬行賢由

世濟踐揚要近盍登論思侍從之聯流落燕閒允蹈用舍行藏之義比從人望暫領藩符斂大惠於偏州詎容淹久奉細書之一劄佇有褒陞茲以衰遲處於閒散獲怲懞之託睇鷁首以非遥修桑梓之恭愧魚牋之不敏

首蒙謙眷第極感銘

回知信州夏太博狀

衰晚投閒方養疴於畎畝聖明念舊復假寵於藩維巳見吏民具宣條教載惟江右故號吳頭鑾馭在行尤謹

上流之寄潢池未静更深南顧之憂曾是疏遲莫知稱
塞伏惟某官義敦久要學富多聞責以牋題寧論十部
從事副之篇什真是五言長城既增朽質之光仍託善
鄰之寶庶幾黽勉少追譴訶感愧之私名言罔喻

回汪相公賀正狀

伏以王春肇序人正謹時惟國元臣受天純嘏恭惟某
官厚德表世純誠格天早依日月之光功髙弼亮晚避
風波之險身遂燕閒兹薦祉於椒觴佇歸榮於槐鼎方

圖修慶先辱飛緘感頌之誠敷宣罔既

回賀九月望日狀

伏以物華就實序極杪商月魄分中歷占既望恭惟奉使飭躬謙懿秉志忠嘉順履肅霜之辰茂膺好德之福遽蒙華翰良極感悰

又

伏以金風既肅民興築圃之功璧月載盈節紀降霜之候恭惟奉使天姿忠恪使節光華茂對休辰具膺遐福

辱珍題之俯及仰厚德以難忘

謝土物狀

伏以暫偃旌旟獲展郊迎之禮遽頒箱篚分霑庭實之餘祇沐多儀益知厚意玆為銘佩曷既敷陳

又

伏以輶軒授館彌使節之光華聘幣造庭分土毛之珍厚媿無以報義不獲辭感悚之誠名言曷喻

回謝請大排狀

伏以貢琛遠届良多衝涉之勤宴豆肆陳敢後獻酬之禮祗修薄具少奉清塵媿率爾以伸辭辱惠然而肯顧更貽尺牘彌激寸心

又

伏以航海奉琛仰使華之勞勩候邦致館接燕語之從容特枉高軒祗慚菲具更蒙謙德曲示華緘荷意良深喻言罔既

代越帥答高麗副使遠迎狀

伏以遠飭使航來從出日肅將貢篚入覲中天欣旌旆之俯臨辱緘縢之遠及瞻迎伊邇慰抃難名

又

伏以祇率邦彞遠輸琛賮風馳使傳俯次郊圻佇披奉於光儀遽先蒙于珍翰其為欣抃曷既敷宣

回賀除進大資狀

備位劇藩久慚尸素升華祕殿復玷寵光實不副名榮祇為愧伏念某學雖泥古智昧知幾壯歲固已無聞投

老安用平時僅能寡過遇事則踈曩强敵之憑陵固羣心之憂憤欲資調度訖無横草之勞敢意褒遷叨拜出綸之寵懇辭莫獲忝冒難勝此蓋伏遇某官稟氣中和待人輕約念勸功必償名德之重故聞善隂借齒牙之餘遂致衰遲亦叨擢序移書贊喜辱眷意之相先拜命懷慙識謬恩之有自其為感激未易敷陳

回趙提點狀

聯事江湖久託提封之芘卧痾衡泌頓踈執訊之儀方

深眉宇之懷忽奉誨函之及驅馳遠道審畫鷁之將來寤寐光儀欣景星之先睹其爲感忭罔旣敷宣

代荅鎮江李尚書狀

伏審拜恩易鎮涓日開藩凡竊託庥同增忭蹈恭惟某官學蚤窺于聖域望夙著于賢關親逢黼扆之知度越搢紳之右便蕃三接清切九遷亟登八座之榮久隆睿眷屢奉一麾之寄彌著休稱報政淮壖而莫遂借留下車江國而已歌來暮諒履聲之既識玽璟名以遄歸曾

是衰遲久兹睽逖方結心旌之戀復欣眉宇之瞻念慶
牘之未馳辱榮函之遽及悚佩之素敘陳曷殫

毘陵集卷十

宋 張守 撰

記

福州州學釋奠記

郡縣之祀惟孔子社稷為最重長吏親有事焉禮也福州自唐常公袞一變儒風多士甲于諸郡而鄉校特盛太守以二丁釋奠于先聖莫敢廢也自三舍行一切以法從事而禮固已輕舍法一罷學校僅存而禮幾廢矣

繼以郊壘軍書畧無寧歲春秋雖舉舊章取具臨時太守李委事于其次有年于茲某以紹興壬子秋九月叨領帥事竊嘆儒冠之盛厥有來哉明年春猶有軍事有司遵故例而行實自愧焉既而盜賊屏息閭里少安秋八月丁亥于是躬帥僚佐暨諸生執爵奉幣祗見祠下庶後之君子念風化之本原毋曰可緩毋憚小勞歲舉茲禮自今以始云晉陵張某記

植桂堂記

紹興十年秋毗陵蔡子戰藝于國子學捷居上游既而試禮部不合罯不形意色益刻厲學問咨下師友以策其所未至即居之南圃築為游息之地士大夫過之則授館置醴將考德問業以卒其志焉屬余名之余名以植桂圃廣數畝脩竹嘉木奇花名果分畦行列所植不可勝計而予獨以桂命堂何哉蓋士患無志志茍不奪何求而不獲蔡子朝夕堂上豈獨資燕居耳目之娱固將徜徉乎書林馳騁乎義路登高而放目漱流而洗心

自是射策決科與鑷髭拾芥等耳郄生一枝可指日俟

云紹興壬戌中秋日記

四老堂記

紹興十年余再忝乏會稽明年春病甚求解郡章上恩賜可覆領洞霄歸毗陵私第又明年金人尋盟歸我太母洎三梓宫於是疆埸敉寧淮浙奠枕而余以病痒里居無復異時驚憂轉徙之患乃於舍西得荒瘠之地誅茅築垣結廬其中以養吾疾寄吾懷而娛吾老也屋纔

五楹軒牖四闢飾以青黝不侈不陋隨我力之所及也中敞三楹以度暑東西北各為室以禦冬南有故池增植蓮芡魚游而龜曳堂之前後雜蒔花竹鶴唳而鹿呦余既以病謝客時曳杖步屧徜徉其間老兄弟間來問疾則相與講衛生之經談出世之法醉賢人之酒而飽腐儒之餐有足樂者然地纔數畝東西褊迫無高山流水之勝無奇花恠石之玩無洞戸曲室絲竹歌舞之麗賓客寥落門庭寂然豪士貴公子往往過之而竊笑也

然韓退之嘗云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豈為華於我自有餘顧余寒士丁時多艱辛勤殆有甚焉天假之年及見中興使吾疾未及於沉篤俯仰笑詠於一堂之上固有餘於昌黎公矣且余四兄弟蒼顏華髮頹然四翁幸還里門獨季留浙東方折簡趣其歸儻時會合婆娑堂上慰遲暮之餘日斯足樂已亦復何必如退之以鈞樞在坐為誇耶於是名其堂為四老時兄養正自權吏部侍郎以集英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年六十六

泰定自吏部郎中以直秘閣為福建漕使待次年六十三余年六十弟師是以文林郎為浙東鹽司屬官年五十八云紹興十年歲次癸亥六月朔記

序

姚進道文集序

余頃客京師與姚致道遊因識其弟進道與之語詞氣翛然絶出塵垢之外若世之利害毀譽無足以動其心者余固已奇之矣及見其詩文一如其為人一日出稿

一大卷蓋日有所賦也對景遇物感懷遣興風花之朝雪月之夕贈遺唱酬操筆立成若借書於手興寄高遠句律超妙有老於文學而晝總夜燭抽肝擢胃苦心罷精冥搜不能到者若無所賦則濡墨伸紙隨意而書亦復燦然有味其言余以為駒龍雛鳳已具千里之駿氣五色之奇彩會須跨康衢而翔煙霄未可量也未幾卒于京師年纔三十悲夫下世之後文字散落致道訪親舊間篇摉句掇得古律詩長短句與夫雜書僅成兩編

特平生之十一且要余為序其首余曰昔李長吉詩文絶出筆墨畦逕間卒年二十七杜牧之嘗曰使賀未死少加以理僕奴命騷可也進道天才何必減李協律雖奇詭驚邁差不類而思致過之少假之年顧不下視屈宋輩邪進道撰著甚多而流傳者少又不以壽終皆與長吉合嗚呼天賦之才而嗇之壽不可致詰者古今所同也詎知進道不坐凝虛殿賦白玉樓乎進道名穀秀之華亭人

秦楚材易書序

皇帝以天縱之聖紹隆絶業英規雄斷視周漢宣光不足擬倫而厲精六學緝熙光明博綜兼該尤邃於易所以極深研幾開物成務範圍二儀之化濟登中興蓋有所自矣聖學之餘游意翰墨寶跗揮灑凌跨鍾王又非前代帝王所能跂及也敷文閣直學士秦公梓項以布衣遊太學嘗集朝士大夫共寫易書或以字畫之工或以名德之重或以位著之崇凡一百十八家自大觀迄

于宣和幾二十年而書僅成然獨乾卦不輕以屬人而士大夫亦顧避莫敢下筆者久之後雖有以備數葢歉然不滿也紹興十有三年公既以儒學詞藻被上眷知視草禁林勸講經幄一日造膝有請上欣然從之於是雲章奎畫鳳翥鸞迴赫赫巍巍冠于篇首羣臣盥手拭目傳玩嗟愕以為四聖之書而河圖之畫真復見於今日且歎公與此書皆千載之遇也日月麗天衆星滅沒羣臣筆于卷後者固莫能仰望清光然名列其下預有

榮耀焉公欲鑱之金石以侈上賜而傳不朽屬為叙引其敢以蕪陋辭某竊歎自魯壁汲冢之藏一出而漆書竹簡不復見於後世去古益遠學者茍媮而聖人之經僅出於鬻書之肆刋印射利乃與傳記小説巫醫卜祝下里淫邪之詞並壽於壓閉大抵捐數千錢則巾箱五經可以立辦故士子於經亦褻慢不虔茍取名第則委棄籍躝粘牖覆瓿炷燈拭案不復顧惜蓋得之也易則用之也輕而傳之也不久凡以志於利而已矣公識慮

超世服膺絶編心明十翼之辭神授三爻之畫乃於窮陋未遇之時罷精悉力辨此奇事更靖康變故之後兵燹火毁一簪不留而以易書自隨豈志於利者能之乎神物護持不至失墜卒遭遇上聖拜神翰之寵則得之固非易矣潔淨精微之道仰契聖學日侍燕閒啟沃贊襄措諸事業以幸海内則用之固不輕矣勒之琬琰墨本四出人快先睹且將什襲寶藏以為子孫無窮之玩則傳之之久又可不問而知也閏四月十四日謹序

大陽明安禪師古錄序

夫功以漸修道由頓悟漸修匪易頓悟匪難一宿九年非久非近憶昔我世尊憫佛子等歷劫漂沉周迴生死開大法門極力拯救指磨積習令不退轉垢盡明現始見本原猶在護持然後純熟令一世人無勇猛心及堅固力口耳所傳未證為證墮落虛空無棲泊處又有甚者習氣未除淫慾貪嗔自謂無礙流轉苦海永無出期由世尊師輕談空寂遂令末學迷真逐妄不亦悲乎大

陽明安延公禪師洞山玄孫梁山嫡子真得佛祖所付心印事理兼融開遮自在機鋒覿面坐斷乾坤至其出力接引後學惟恐學人或墮邪見防閑開譬具佛慈悲洞山以來家風不墮真歇老人出示古錄一語一句具真實法雖非即此可以傳授亦非離此而能證明與近世師繫風捕影疑語後學者異日道也因書扁首廣衍流布所期學者勿信口耳不忽所易不倦所難端的不差證無上道紹興癸丑六月朔旦東山居士序

雪峯慧照禪師語錄序

慧照預禪師提如來密印坐大洪山孤峯頂上轉大法輪文字性離言語道斷超佛越祖心如太虛至于隨緣應機接引調伏如太醫王對病與藥金毛哮吼百獸皆瘖建炎以來襄漢莽為盜區赤地千里大洪屹然其間豺虎環視垂涎而不敢犯道俗依師獲免者殆數千萬人夫豈偶然也哉余師甌閩始挽師來乾元繼主雪峯與其弟了住相後先宗風大振道價益高門人以師前

後言句示余歎曰昔聞丹霞淳而不及識乃識其三子師蓋嫡嗣也次即了住永嘉之龍翔其季覺住四明之天童一家三傑皆為東南大尊師聞者奔趨見者饜滿所至坐下常千餘衆凡經印可便為叢林龍象亦盛矣哉慧炬所燭昏霾自消猶且開方便門以無説説普度一切無絃琴上品就宫商白玉田中種成桃李即見與聞而自悟入豈無其人邪紹興八年歲在戊午二月晦日序

跋唐子方林宗送行詩卷

唐氏父子皆以論宰相南貶高名勁節冠映兩朝夫潞公之功名荆公之眷遇非異時宰相比而二公廷諍凜然不少回隱蓋亦一門盛事也當質肅公上疏昭陵震怒召執政示之公辯論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下殿而辭益堅潞公遜謝不已獨留再拜言臺臣言事職也願不加罪始貶春州别駕而御史中丞王舉正修起居注

蔡襄相繼救之昭陵尋亦悔悟改英州而罷潞公且遣中使護送曰毋令道死不數月起監郴陽稅尋倅長沙而復召用矣嗚呼昭陵之聽納潞公之謝過祖宗所以致太平者可以概見也至林夫之論荆公於裕陵委巳信任之時越班叩陛請對而亟言其非亦難矣哉始貶潮陽別駕而荆公乃謂唐某素狂不足深責遂授大理評事監廣州軍資庫其欲薄其罪僅似潞公而言則異矣時熙寧五年秋耆舊往往皆去朝廷莫有出力救之

者卒不復召用而流落以死尤可哀也林夫之從姪遵以其送行詩謝表等編次而鑱之石既欲顯揚前哲之美且傳示來世飭稚昧於無窮則遵之居官行已必將無媿於其先云

又跋劉紹先詩卷

文武之士互相觝排文人則曰兒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武人則曰安天下定禍亂當用長鎗大劒安事毛錐子蓋一偏論也文武雖異用皆不可不學而將不知

書為患尤大古之謀帥必以說禮敦詩為賢此孫仲謀所以諄諄於吕蒙也劉君將種以忠勇智畧世其家又能博採古名將事業而歌詠之意氣所期蓋不在古人後誠景慕力行棄所短用所長必有以自表於世劉君將赴官陜右出示詩卷要予志其後因以勉之

又跋鄒舍人詩

古語有云孔子家兒不知駡曾子家兒不知怒生而見教也舍人鄒公於其子筮仕之初誨飭如此都官奉以

周旋仕雖不達而清德著于家餘澤鍾其後至道卿先生以讜言勁節冠映搢紳而子若孫皆有萬石君之家法蓋生而見之世守其訓莫敢墜失遂濟登兹念艱難以來風俗頹替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儻使家有此詩人識此義中興其庶幾乎

又跋丁晉公詩

故龍圖閣待制唐公仕章聖朝名德顯著載在國史丁晉公迺能深知於布衣時其人物之鑒過人遠矣詩句

清麗有唐人風氣晉公雖不以名節令終要其所長亦不可貶也待制曾孫遵出示所藏聯句為題其後

跋唐誥

唐太宗收右軍蹟至三千六百紙當時士庶家藏固亦不少故唐人多能書雖小夫賤隸下筆皆有可觀豈非去魏晉不遠鍾王遺蹟流傳尚多人人得所師承抑風俗慕尚莫敢苟作也耶武德告身殆非近世士大夫所能跂及況刀筆吏乎為之一歎

跋宋景晉金剛經偈

無量河沙身須彌七寶聚布施獲福德不若信此經或書寫受持所獲更殊勝具茨老居士種無上善根游戲筆硯間成此大緣事今我得瞻睹歡喜同贊歎

跋唐千文帖

景晉所藏千文或以爲褚河南非也當時薛少保書凡闕五字曰世曰民曰秉曰治皆避唐諱則唐賢真跡可以無疑而衡亦諱則少保避其曾祖道衡諱耳少保師

褚河南又得外祖魏鄭公虞褚舊跡刻意摹寫頗有典型此書有膚肉差不類正書然艱難以來古跡殆絕此書無一字刓缺當與夏璜趙璧什襲珍藏景晉乃摹刻諸石以永其傳且欲與好事者共之其賢可知

跋趙表之所藏江氏民表帖

定力堅決故不退轉慧觀照了故不疑悔古人用能成辦大事況世間法乎至於死生去來殆猶戲事耳約臺老人將寂猶為廣濟之民一行其出於此也歟諄諄於

表之蓋爲道也

跋辛企宗所收名公帖

世人務收名公尺牘第知藏多爲榮間有非真蹟而不暇辨擇亦好事之過也此軸甚富無一紙贗誠可寶云

跋懷素帖

古人專一藝而無他好乃能名世傳後懷素正書行書非一所傳聞自謂得草書三昧殆由用志不分耳使草聖不傳天下後世豈復知有懷素也六一先生反以此

譏之豈浮屠氏之學在所貶耶

跋顔魯公帖

魯公剛正之氣凜然見於心畫之妙余平生所最嗜也晚見此帖尤天然遒勁初若無意於書而落筆自中繩尺殆非學者所能到也晉陵張子固題

跋周君舉所藏山谷帖

山谷老人謫居戎僰而家書周諄無一點悲憂憤嫉之氣視禍福寵辱如浮雲去來何繫欣戚世之淺丈夫臨

小得失意色俱變一罹禍辱不怨天尤人則哀呼求免矣使見此書亦可少愧也紹興十年二月八日毘陵張某子固觀於會稽郡齋

跋歐陽文忠公帖

六一先生學識文章節槩事業皆與日月爭光使尺牘不工人固藏之以為榮而顏筋柳骨自不在古人後獨不以名世者蓋不足為公道也世之操觚弄翰夸墨池筆塚以取名一時者其可同年而語耶

跋劉孝述司馬温公帖

熈寧己酉春二月王荆公始叅大政首定謀殺聽首之律吳興劉公孝述以御史知雜判刑部率同僚丁諷等封勑還中書至于再時論浩然歸重先司馬温公嘗辨論幾數萬言廷臣以為非者亦十七八於是御史中丞吕獻可并其屬請如刑部議卒莫能奪其故謀殺人而聽首天下至今疑之秋八月公又率侍御史劉錡錢顗極論安石專肆胷臆輕易憲度驚駭物聽動揺人心以

至曾公亮畏避固寵趙抃囊括依違反覆數千言又獨論中執法舉屬不拘秩任非祖宗法兼與治平手詔之意異故貶錡顗監當而劾公與諷等不奉詔之罪士大夫寃之上章救公如孫昌齡罷御史范堯夫罷修注溫公疏入不報諷等於是誣伏而公獨謂朝廷不當劾言事官卒不承乃貶知江州自獻可首以論安石得罪氣燄熏灼不變則懼矣公復毅然曾不為身謀賢矣夫溫公時在翰林申理不獲既造公叙別又以手帖勞之實

其年九月五日也語法而意篤其端方剛毅之氣親仁樂善之誠可以槩見於詞翰後六十四年公之孫嶠仲高提點福建刑獄出示此帖求志其後某念比年多故典籍殘缺國史所載世或不知幸此帖之存故樂為天下道也温公善隷故楷法有隷體云紹興壬子除日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張某子固題

跋司馬温公趙清獻公帖

前輩至誠樂善獎勵後進不以名位自高觀文正清獻二公與鮑君手帖則後世恃才傲物矜名位以驕人者可少愧矣鮑君以掾曹受二公之知其賢於人者可不問而知也

跋了翁乞銘帖

竊觀夫請銘之書詞情曲折詳密懇到如此其誰敢辭銘字畫精勁蕭散有蘭亭典刑自應寶藏以傳不朽當不獨以名節之重文詞之工也

跋王摩詰畫

山水一變於吳道玄李將軍父子遂度越前輩至摩詰尤為擅場張彥遠以謂人家所蓄多是右丞指揮工人布色在當時已如此則今人所藏可知矣疾風送雨圖精深秀潤未嘗設色非有胸中邱壑不能辦也所謂雲峯石色絶迹天機顧豈工人能措筆耶知音者希真奇殆絶臨本之獲厚幣宜哉使出真蹟未必售也為之一歎

跋章政平刺血上表乞父北還表後

士之爲親訟寃者有矣刺血之詞則未之前聞故河中使君章公孝愛天至如此事雖沮格而上章之明年丞相北歸茲豈偶然也哉囊封既達御府後三十餘年復歸公家尤異事也其子傑出以示余曰此非止手澤蓋遺體也襲藏巾笥猶懼遺逸乃龕石而瘞之先塋之側且摹榻以傳不朽念大觀間公牧吳興時余爲郡掾受公之知三復至于出涕

跋龍眠渡水羅漢

余昔於孫叔静家見王摩詰渡水羅漢圖與此纔小異耳龍眠所作蓋有自也大士游行世間方便接物初無以異於人奚必隻履騰空一杯渡水常作如此狡獪變化以驚世駭俗哉山谷以阿羅漢具神通何至拖泥帶水如此便謂非王右丞筆然則龍眠豈效尤者耶

跋洪州西山十六大士

紹興乙未歲夏六月不雨用邦人之請迎致西山十六大

士于黄堂日修淨供香華梵唄極崇奉虔祈之意閱半月遷奉于總持寺又半月而歸之早勢既廣疑天數默定雖僊聖亦不能違也然始至之日將歸之夕皆微雨霑潤亦隨緣赴感聊答邦人之誠歟

跋吳司諫命予名字所書

傅說躬舂築之勞一旦位廟廊之上輔成中興之業若固有之以所學素定也司諫公所期於予者學為王者事而已矣遇不遇用不用則天也王儉乃字子以元成

取仍世作相之義不亦陋乎

題

題鑠樹諫圖後

嗚呼以僞漢僭竊割據之小國劉聰篡逆淫暴之虐主賊殺不辜如薙草芥陳元達數批逆鱗卒亦優容之至以納賢名園愧賢名堂所謂盜亦有道也劉氏私勑停刑手疏切諫與勸撲殺此獠者亦有間矣元達安貧樂道之高人也一旦應聘而起知無不言卒亦死於非命

雖昧擇木之智其忠於所事賢矣哉嘗怪士處明時事賢主履高位噤如寒蟬或至導諛以誤國視元達宜有媿豈非亂世有忠臣聖主無諫諍理固然耶紹興甲子八月望日書於建康郡齋

題耆英圖後

某早衰多病年過半百而齒髮凋零意氣頹謝固將結廬荆溪之上而老焉上恩不貸復寘政地蚤夜黽勉圖報萬一而後乞身以卒區區之志而未遂也比得洛陽

耆英圖想見方外蕭散之趣披翫不能去手況文富司

馬公以元勲碩徳領袖諸老一時勝集遂度越樂天之

會嗚呼盛哉竊窺典刑歎慕之不足既命工模榻復手

筆諸公詩于卷後以見志紹興丁巳六月上澣毗陵張

某子固題

題張表臣詩卷後

古之文士多託事寄言以發其意趣騁其辭華乃或夸

而失實張公子詞采遒茂師友淵源其來遠矣東坡追

和淵明詩而發于夢寐樂令所謂因也耶其非寓言可知

銘

銅雀瓦硯銘并引

銅雀瓦硯王氏舊物也去五十年而復歸私可毗陵張某銘之

其製則甓其桓則石其澤則玉既潛而出既獲而逸既去而復神其護持不毀不墜文字之祥表于再世

贊

余舊供觀音比得蔣潁叔所傳香山成道因緣歎仰靈異因為贊於後

大哉觀世音願力不思議化身千百億於一剎那頃香山大因緣慇念苦海衆慈悲示修證欲同到彼岸受辱不退轉是乃忍辱仙抉眼斷兩手不啻棄涕唾欻然千手眼照用無邊際至人見與執不在千手眼向來棄去時初無一毫欠乃至以千記我亦無贏餘是故將示寂

還復本來相猶如大虛空雲電或風霾須臾各霽止太
虛自寥廓我今仰靈蹤歡喜發洪願今生未喪世誓願
永歸依更與見聞者同登無上法

畫像自贊

佩金章紫綬而躬章布之行登金馬玉堂而有山林之
想顧形槁木而心止水豈丹青所能倣也

頌

漢神魚舞河頌

漢宣帝以英睿之姿勵精厖政齋居臨决登用丙魏總核名實吏良法平民安其業滋溢滲漉百穀屢豐昆蟲闓懌熏為太和天瑞地符若動若植應期紹至故甘露醴泉金芝嘉穀白虎威鳳黄龍神爵之祥史不絶書越神爵元年幸河東祠后土飭躬齋精祈為百姓東濟大河神魚出舞見於三月改元之詔嗚呼休哉竊嘗謂信及豚魚古人難之故魚鼈咸若紀大禹懋德之效於牣魚躍稱文王靈德之應魚入王舟為武王受命之符而

鱨鯊鰋鯉之盛多亦以誦周家治定而備禮蓋非至誠感格三靈嘉嚮則安能使潛淵之鱗翔洋濁流如游于濠梁而聽瓠巴之瑟也宣帝中興之業比迹于商宗周宣考之于此端知其不誣是宜播之聲詩以侈盛德之事頌曰物囿一形飛潛動植神者司之監觀帝德厥德惟盛天地報貺垂恩儲祉太平之象在漢孝宣郅隆大業燀威燿靈水慄陸讋龍荒朔漠奔走象譯人物昆蟲大小闓懌既幸河東后土是祠誠昭靈億匪神之私乾

符坤珍史不絕書飛有神爵潛有神魚鑾輿絕河天氣清靜非龍非螭發祥流慶圉圉洋洋如出禹穴頳首華尾揚鬐奮鬣疾徐俯仰動于天機物得理所太和發之惟魚有生安于深淼動或躍淵靜或在藻豈伊濁流鼓動上下其發龍門竦踴變化羽衛星陳弗驚弗眩其瞻龍顏喜欲鼇抃昔在庖犧河出馬圖神魚之祥允協皇符亦惟虞舜韶作獸舞神魚之祥克追帝矩東海之鱗北溟之鯤披圖考異掩于前聞丕顯宣帝既受帝祉改

元之詔焜燿青史厥初武皇瑞薦郊廟詩章垂鴻詞雅
義輿中宗中興繩其祖武時而颺之用綴樂府

祝文

奉安忠懿王廟祝文

維王生以忠勇英傑之姿撫臨一方殁以聰明正直之
德廟食百世閩越全盛踰二百年生齒日繁衣食滋殖
推原所自緊神之休某來帥此邦越今兩稔風雨時若
兵民晏如德神之私其敢忘怠顧瞻廟貌頹敝弗嚴乃

捐公帑命有司飭而新之以稱一方崇事於百世之意
工既訖事不敢不以告

倦飛亭上梁文

伏以老馬伏櫪已亡千里之心倦鳥投林惟幸一枝之
託倦游居士效官三紀遇主十年再入政途屢臨藩郡
易盈之器每虞富貴之危機多病之身復有烟霞之痼
疾奉真祠之香火收暮景於桑榆揚子一區足庇風雨
蔣生三徑旋理林泉製東閣非曰宴賓倚南窻敢云寄

傲冬延可愛之日夏迎解慍之風固將蘇病骨之支離亦復騁幽懷於眺覽小山秀發屹衡廬嵩華之奇方沼清深助渤澥江湖之趣景絶尋丈之内意超宇宙之間土木不煩工徒自力既諏辰於龜策遂趣架於虹梁聊贊歡謡且形善頌

兒郎偉抛梁東鼙鼓聲參警蹕中居士未忘憂國念吾皇十載尚行宫

兒郎偉抛梁西門去長安路已迷長願窮冬閑夜柝卧

看落日吐晴霓
兒郎偉拋梁南五柳陰陰翳碧潭小沼無風開曉鑑奇
峯得雨上凝嵐
兒郎偉拋梁北澒洞風塵何日息將軍有意定三關老
臣願上燕然勒
兒郎偉拋梁上煦煦太虛包萬象悠然舉目送歸鴻不
放纖塵礙清曠
兒郎偉拋梁下擊壤耕田陶聖化相期努力事軍須四

郊聿有如雲稼
伏覩上梁之後五兵漸偃萬乘言旋盜賊遂平於烏竄
邊陲永息於狼烟四海九州共慶中興之旦五風十雨
長逢大有之年俾居士安山林而老矣與親朋接盃酒
而欣然謝利名之奔走脱世俗之拘攣

祭文

祭辛中丞文

嗚呼猛獸在山惠及藜藿朝廷重輕實係臺閣表

表辛公勁節清標蚤副臺端以直去朝晚從祠館拂衣
高蹈屢詔不回望實彌卲天子注想起公南牀念時多
艱翻然來翔崇論宏議輩古遺直信道而行不詭不激
吾皇從善疾如轉圜虛懷聽納公亦盡言擢長御史謂
即大用被病乞身眷禮彌重臨漳便郡延閣清班暫煩
卧治跋跱言旋既歸里門告老稱篤奄即長夜百身何
贖其晚守公鄉始獲從公聚散亡歿露電一空觴酒寓
哀侑以斐詞公亦無憾惟時之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方少監文

嗚呼公家三秀定交茗川離合升沉逾三十年曩伯季氏繼踵下世獨公愕然又以病廢念昔猶子贊我幕府因復見公亹亹笑語倒指再閏訃音忽聞賢人興嗟歲實在辰嗚呼哀哉孝友慈祥家以雍穆學問詞釆士所傾屬越在靖康刷羽登朝螭陛蘭臺咫尺烟霄天畜其予忽復戢翅其蓄不施老于跋疐抱痾十年衛生有經謂雖阨窮必永其齡蒼蒼不淑何奪之遽匪公是哀

善者其懼某謝其里居欲吊道阻緘詞寓哀有隕如
雨尚饗

祭謝叅政文

維紹興四年歲次甲寅九月丁未朔八日甲寅具官張
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衢州使君資政殿學
士謝公之靈惟公學有淵源文有典則性介而通氣粹
而直出入累朝騰謇赫奕晚踐政地言則裨益造次忠
厚畏遠深刻網羅人材百恐遺一引疾抗章領麾均逸

泉南三守綽著風績入侍經幄謂還丞弼出牧三衢曾未幾席天乎不淑喪我者碩嗚呼哀哉某識公最晚傾蓋如昔同升廟堂聯巾接帟去國背面星霜再易我來于閩相望咫尺寒暄之間每見情亦趨名經從一笑暫適歲律僅周訃音在驛聲容何許俯仰塵迹嗚呼哀哉食有千指家無四壁惟萬金產表表嗣嫡公寔不亡人用慰釋我畏簡書悵望宅穸侑觴矢詞莫寫悽惻尚饗

祭范丞相文

維紹興六年歲在丙辰十二月甲午朔三日丙申具官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丞相高平范公之靈建炎庚戌敵人南渡將士辟易遠邇震怖六飛在行進退失據公猶執法入秉機務予忝西樞始與公遇同遭艱危晨惕夕慮並扈東巡鯨波上泝明年回鑾東越是駐乾坤瘡痍海湖氛霧潰卒狂盜長驅並驚王師單弱邦儲窘窶公時入相無喜有懼曰茲孔艱辭不敢固

予亦游陞政事竊與公曰國勢如病沉痼駃藥下咽立
致顛仆凡所施置勿亟勿遽補罅塞漏生息保聚拊摩
饑羸洗剔緇蠹遠姦近偷以次討捕愛惜名器均節財
賦詳慎精敏宏廓平恕雍容啟沃不吐不茹慨念曩朝
姦諛塞路爵賞猥濫衣冠垢汙爰舉舊章繩以尺度畫
一始頒貪沓並怒翻然奉身有赫其譽予亦踰月復以
病去公居于温脫屣世故島嶼雲水日尋杖屨若將終
焉儕友鷗鷺予帥甌粵懷紱南赴邂逅一笑置酒脩具

送于水濱意色㦤沮解手背面數枉尺素後公守温上
意益注謂公還逆朝共掖天步我歸里門奄忽聞訃朝飡
未終驚失匕筯感德青春遽先朝露而我病瘁迫此頽
暮益悲身世孰匪暫寓惟公之升騕褭飛免凌厲煙霄
良樂莫御曾不朞歲正位台輔天故生之必有所付不
少假年茫昧孰喻嗚呼哀哉其抱痾里門南北異處奠
不臨棺送不及墓同朝之契生死慙負琢詞寓哀莫寫
情愫尚饗

祭胡尚書文

維紹興十二年歲在壬戌四月甲子朔七日庚午具官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端明殿學士台州使君胡公同年兄之靈嗚呼昔在崇寧射策紫宸同里同年十有六人閲歲四十生存無幾公與孫公暨余而止遇主登朝名位畧同白髮蒼顔頽然三翁相期歸田幅巾杖屨三老往來以慰遲暮孫公居温尋復南遷尚佇公歸庶幾踐言天乎不淑遽喪耆碩奪我益友弔影自

失嗚呼哀哉惟公淹貫之學典册之文忠厚孝友表儀人倫老於從臣未究業藴承明厭直把麾近屏時余守越將母經過置酒淹留抵掌笑歌我尋西歸音問絡繹書墨未乾訃音何亟嗚呼哀哉我雖少公久矣病衰公能衛生宜極期頤我衰而存公壯而逝幻影此身寧久於世别我逾年旐旐遄歸余心之哀公知不知有酒盈樽肴羞庶品寧如平生大嚼痛飲弗龜告吉歸窆有時侑觴以詞寧寫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許龍學妻趙碩人文

嗚呼淸猷之德表于搢紳慶鍾其家綽有典刑猗歟夫人婉嫕靜淑秦晉是匹允宜右族承尊接下率禮弗違正順所格家道以肥舅踐政途夫扶從橐炳蔚後先鸞臺龍閣名號顯榮袞袞蘭玉謂登期頤享有全福天乎難諶不假之年川流逝矣空華寂然某謬領州麾稔聞懿德敢緣末契薦此薄物哀哉尚饗